

留种

李立民

有位朋友知悉我嗜好南瓜，菊秋之时送来了几个。它每个重有十来斤，橙红色的表皮泛着点点青绿，肉质肥厚，瓤间椭圆形的瓜子颗颗饱满。我想若在当年，必取少许瓜子晒干、贮藏，用以来年播种、栽培。

当年我在老家，从小就务农，种植庄稼选留种子是寻常之事。

家乡属于平原地带，肥沃的耕田宜种水稻。很久以前，家乡就种上了双季稻。不过，那时候气候一般是春暖迟来，秋冷早到。为避免秋寒影响晚稻抽穗，往往是“寄晚稻”，即早稻尚未收割，晚稻秧苗提前寄插于早稻的行间。就我家乡而言，后来才有“夏收夏种”，即夏天早稻收割后，晚稻再插秧。那时，早、晚稻留种，一般采取片选或穗选的方法。大田用种为片选，种子田用种为穗选。片选，即组织有选种经验的老农到田头逐片评选，择优选稻，所割稻子先在稻桶里打一下，掉落的饱满稻谷，留作种子；穗选，即手执谷畚住稻田去，将稻穗前部饱满的稻谷，留作种子。其实，穗选留种历史悠久。公元一世纪的西汉末期，著名农学家氾胜之记录的一本重要农学著作，名谓《氾胜之书》，其中有以下记载：“取禾种，择高大者，斩一节下，把悬高燥处，苗则不败。”由此可见，当年的穗选留种，无疑是历史的延续。

水稻择优选留种子，瓜类亦然。那会儿，我也会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，种些冬瓜、南瓜和丝瓜，选种往往留头茬中大个(条)的，让其养在瓜藤间逐渐地成熟，再取种子。菜园间种植可以生吃的菜瓜，留种一般取个大味道香甜的。这种选留种子法，当初我也懵懵懂懂，都是跟随隔篱邻舍农夫照样画葫芦的。一九七五年末，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《齐民要术》，该

书是公元六世纪我国农业科学家贾思勰撰写的，其中有记载：“收瓜子法：常岁岁选取本母子瓜，截去两头，止取中央子。”所谓“本母子瓜”，就是瓜苗长出几片叶子时生下的瓜。为何去掉种瓜的两端呢？因为种近蒂端的瓜子，以后结出的瓜弯曲而细小；种近头端的瓜子，以后结下的瓜比较短而且歪歪扭扭。该书还记载：“又收瓜子法：食瓜时，美者收取。”拜读此书，才知今古留取瓜种法，几乎一脉相承。

那时，我在老家也会种些芥菜、白萝卜之类的蔬菜。采收时节，总会选择一、两棵植株健壮而又无病害的蔬菜，移栽到阳光充足、排水良好、土壤肥沃的土堆上，浇上粪水，根部壅土，适度切叶，减少蒸腾，让它继续生长，直至抽苔、开花和结籽。留种地是夏日烧泥灰的土堆，独立田畔，杜绝了与其他品种串花杂交，保证了种子纯度；移栽的蔬菜得以特殊照顾和管理，角果结得大，籽粒饱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家有座名谓门阁内的古宅，内有一对老夫妻，生前一度以育菜苗讨生活，始终以这种移栽法留菜种。由于这对老人执着和敬业，培育出的菜种纯正，菜苗茁壮，加上价格公道，博得无数需要菜苗人的青睐而前来购买，甚至遐迩菜苗商贩也慕名前来批发，因而其苗圃门庭若市。当然，一些庄稼人自留种子并自育菜苗，除满足自家栽培外，多余的都会慷慨大方地让左邻右舍挖走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老家的江心内在农业技术部门指导下，开展了杂交水稻制种。江心内拥有水田73亩，四周环河，是理想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。杂交制种是用不育系又称母本，恢复系又称父本，按一定的行比相间种植，让恢复系的花粉落到不育系花器的柱头上受精，收获不育系植株上所结的杂种一代种子，供大田

生产栽培。当地政府重视并鼓励种子生产，制定并执行了杂交种子收购价，先按产销合同确定保护价，后按制种丰歉再定中心指导价，以1:7抵征购粮和化肥补贴。令人叹惜的是，江心内杂交水稻制种先后只持续几年，便消声匿迹了。

成熟收获的种子，自然要晒干并妥善地贮藏。那时，稻种往往贮藏于大坛或大缸，菜种一般贮藏于小坛或玻璃瓶，以防潮湿和虫害。贮藏丝瓜、豇豆种，我们有时会原封不动地将丝瓜子留在网状纤维的瓜络中，把豇豆种留在修长的豆荚内，凉晒干后悬挂于楼板下；贮藏少量菜瓜种有点奇特，食瓜前索兴从灶膛内撮点儿草木灰，与瓜瓢及瓜子一起搅拌，然后将它捏粘在房间隔板上，让其自然凉干即可。当然，如此贮藏瓜豆种子，尤其要注意贮藏的具体位置，做到既能通风防潮，又能防范鼠害。

时光易逝，世事难料。如今杂交水稻种植普及了，有的杂交蔬菜也问世了，温室种菜更不稀罕了。只可惜，这些粮菜不宜留种。令人担忧的是，由于诸多原因，现阶段我们有一些农作物品种，自主选育有所减弱。如果任其发展，一旦出现极端断供情况，势必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、质量和效益。

家乡有句谚语：种是宝中宝，离它长不了。换句时髦的说法：种子是农业的“芯片”。显而易见，种子在农业中是何其的重要。要打赢种业翻身仗，必须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、开发和利用，加快实现种业自立自强，从而在源头上保障和食物安全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政府已引为高度重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。

种业的春天已经来临。我相信，金秋时节必定是五谷丰登。

乡村酒事

兰建文

傍晚下班回家，车子停到门前。看到对面巷口的雷婶正支了口锅，在蒸糯米。敞开的蒸笼冒着热气，雷婶拿起一块木柴，往灶膛里添。我前去看看蒸笼，问道：婶子，这铝蒸笼不好，木蒸笼蒸的糯米更香，咋不用木蒸笼？雷婶的脸被火苗映得通红，说道：原来的木蒸笼坏了，买不到了。这铝的也很好用。屋里有一盆蒸熟了，去打点尝尝。

雷婶家屋内的凳子上，摆着一个大塑料盆。盆内蒸熟的糯米，颗颗圆润饱满，散发清香。我拿铲子打了一把抓在手上，学新疆人吃起了手抓饭，嚼劲十足、口感厚实。

这一大盆的糯米，摊着散热，待到尚有余温，会根据浓度要求，一斤米混合一斤八至两斤水的比例，倒入大缸里。糯米和酒曲也有一定的比例，一斤糯米配对二两五酒曲。酒曲和糯米在水里会发酵、膨胀，因此头一天酒缸口要开着，不需盖盖子。待到二十四小时后，要拿酒打子把膨胀的酒曲酒米压入水中。为了减少酒的酸味，四、五天内，这样的工作一天进行两三次。酒曲酒米不再发酵膨胀，老实的浸泡在水发酵，一个月左右，一缸的水变成一缸黄酒。

闽南话和畲族话都把黄酒叫成“红酒”。很多家庭会在农历十月下旬，尤其是十月二十这天酿酒。选在这一天酿酒，一则是农闲时节，二则有传说这一天酿酒，酒量特别足。说到农闲，是早二三十年前的提法，现代农业，有大棚种植、反季节种植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闲，得专门抽个空蒸米酿酒。十月二十酿酒分量足的传说，倒有意思，我问雷婶，怎么有这样的传说。雷婶笑笑：古老人传下来，都说十月二十做酒，量足，大家就都这一天做酒了。雷叔接过话茬：这个时节，天气刚刚好，太热了，做酒会发酸。天太冷，酒做起来怕结冰。

我边吃着酿酒米，边听雷婶和雷叔介绍酿酒工艺和讲究。现在做酒，也是为过年节准备。以前的社会，大家的业余生活单调，饭后或者睡前，温一壶黄酒，可以驱散一天的劳作疲惫，活络筋骨。三五好友聚在一起，喝自家酿的黄酒，谈天说地，最能说的开。曾经有老同事老曾向我“控诉”，被我们畲族兄弟灌黄酒醉的回不了单位宿舍。但畲族兄弟见老曾喝酒不要心眼，豪爽、实诚，安顿他在自家歇息，此后收农业税、计划生育叫结扎，都非常配合他。也因此结下几十年的情谊。

黄酒卧鸡蛋，说是吃补。这样的待遇，早些年，都是给产妇准备的。一大碗热腾腾的黄酒喝下去，噙了一身汗，说是把寒气逼迫出来。有几个阿姨、婶婶就说自己原先不会喝酒，酒量都是在月子里锻炼出来的。

耕牛有时也有这样的待遇。畲族人把耕牛当做自己最好的劳作伙伴。一年到头的辛苦，在四月初八这一天，好好犒劳耕牛。给牛吃用黄酒卧的荷包蛋，一并喂下热热的红酒，让牛吃了补身体长力气。四月初八演变成牛的节日，就是歇牛节。

谁家儿媳、女儿有了身孕，婆家或者娘家早早就预备做月子酒。欢欢喜喜的在院里里蒸酿酒米，米蒸熟了，大碗盛出来分给邻居家品尝，分享喜悦。小店也会酿黄酒来卖。我们村子里有个蓝大爷是个单身汉，娘胎里带了跛足，不能干重体力活，就开了一个小店，酿的黄酒颜色清亮口感醇厚。常有村民去光顾生意。有时，有人在地里干着活，忘了拿物件，回家取后绕去小店，叫蓝大爷温一碗黄酒。来人挽着裤腿，倚着门，也不坐，等蓝大爷温好酒，仰着头三两下喝了又赶去地里。账叫蓝大爷记下，得了空，再一起结。

吃了一把手抓饭，和雷叔雷婶聊了一通老家村里的酿酒往事。我突然有种体会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老家以前的那些习俗、记忆，那么让人沉醉。

早上，我起床后打开窗户。看到楼下有个邻居，正端着一桶酿酒糯米往家走。原来邻居们排队借用雷婶的自制柴火灶。大家趁着这个方便，酿缸黄酒厨房佐料，家庭聚餐，都用的上。她们蒸了一夜的酿酒糯米。如果那个铝蒸笼和塑料大盆都换成木的，就更是原来的味道。

中草药故事

地龙的传说

尤荣开

“日月中天转，人间几度秋。长鸣如有恨，幽抱本无求。偃蹇忘三窟，逍遥藉一丘。浮生能自遣，何地不瀛洲。”这首诗是明代庞尚鹏写的《蚯蚓吟》。蚯蚓入药，被称为地龙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术家言蚓可兴云，又知阴晴，故有土龙、龙子之名。”地龙入药有一个传说，与宋太祖赵匡胤有关。

相传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龙袍加身，登基不久，就患了“缠腰龙”（带状疱疹）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而他的哮喘病也一起复发。宫廷的太医们绞尽脑汁也无回春之术。赵匡胤一怒之下，把所有治病的医官统统投入了大牢。

一天，某医官想起洛阳有个擅长治疗皮肤病的药铺掌柜，外号“活洞宾”，就推荐他给太祖治病。“活洞宾”奉旨来到宫中，仔细查看赵匡胤的病情，只见他身上环腰布满了豆粒大的皮疹，像一串串的珍珠。

赵匡胤摆出一幅真龙天子的威严问道：“朕的病情怎么样？”

“活洞宾”道：“皇上不必忧愁，小民自有好药，涂上几次就会好的。”

赵匡胤冷冷地笑道：“许多名医都没有办法，你怎敢说此大话？”

“活洞宾”道：“倘若不能治好皇上的病，小民情愿杀头；若治好了，还望皇上答应我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请皇上释放那些被监禁的医官。”“待朕的病好了，自然放他们出来。”

于是，“活洞宾”来到殿角，打开药罐，取出几条蚯蚓放在两个盘子里，撒上蜂蜜。不久，蚯蚓就溶为了液体。

“活洞宾”用棉花蘸上这些液体，涂在赵匡胤的患处，赵匡胤针刺样疼痛，戛然而止，呼吸平顺，很快就感到身体清凉舒适。

“活洞宾”又捧上另一盘药汁请赵匡胤服下，赵匡胤惊问：“这是何药？既可外用，又能内服？”

“活洞宾”怕讲出实话反而使赵匡胤疑心，不愿服用，便随机应变说：“皇上是神龙下凡，民间俗药怎能奏效？此药名‘地龙’，龙补龙自有神效。”

赵匡胤听了非常高兴，就把药液服了下去。连服几日，缠腰龙和哮喘病不几日就痊愈了。

从此，“地龙”的名声和功用就广泛地流传开了。

注释

【药物形态】成长条状薄片，弯曲，边缘略卷，长15~20cm，宽1~

2cm。全体具环节，背部棕褐色至紫灰色；第14~16环节尾生殖带，习称“白颈”，较光亮。体前端稍尖，尾端钝圆，刚毛圈粗糙而硬，色稍淡。雄生殖孔在第十八节腹侧刚毛圈一小孔突起上，外缘有数环绕的浅皮褶，内侧刚毛圈隆起，前面两边有横排（一排或二排）小乳突。体轻，略呈革质，不易折断。



地龙药物形态

【性味归经】咸，寒。入肝、脾、肺经。

【功效】清热平肝，止喘通络。

【应用】治高热狂躁，惊风抽搐，风热头痛，目赤，中风半身不遂，喘息，喉痹，关节疼痛，齿衄，小便不通，瘰疬，首肋，疮疡。

【用法用量】内服：煎汤，5~10克；或入丸、散。外用：捣烂、化水或研末调敷。

